



差异教育 成果丛书

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

丛书主编：楼朝辉 施民贵

爱与美的印记

我的班主任工作的随性感悟

周 红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差异教育 成果丛书
Achievements on Differentiation Education

丛书主编：楼朝辉 施民贵

爱与美的印记

我的班主任工作的随性感悟

周 红◎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与美的印记:我的班主任工作的随性感悟 / 周红
著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7.2

ISBN 978-7-308-16700-0

I. ①爱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小学—班主任工作
IV. ①G6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018 号

爱与美的印记

——我的班主任工作的随性感悟

周 红 著

策划编辑 谢 焕

责任编辑 杨利军 沈巧华

责任校对 丁沛岚 邵吉辰

封面设计 周 灵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19 千

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6700-0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邮购电话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s.tmall.com>

做一个最好的你

道格拉斯·玛拉赫

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，

那就当一棵山谷里的小树，

但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。

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，

那就当一丛小灌木；

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，

那就当一片小草地；

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，

那就当一条小路；

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，

那就当一颗星星；

如果……

我们不能全是船长，必须有人当水手，

这里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去做，

有大事，有小事；

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边的事。

决定成败的不是绚丽的光环、辉煌的业绩，

而是做一个最好的你。

序 我和“教师”有个约

一、我与阿驹

(一)

这一年的我 19 岁，刚刚站上讲台。

我坚决地记住，我从教的第一年闯入了一个叫阿驹的小伙子。

我带的是小学毕业班。在这个班级中，年纪最小的学生 13 岁，最大的已有 16 岁。这样十五六岁的孩子还不少，在我的班级中就有 3 个。这几个孩子年纪大，人也高大，而那个个头最高、身体壮硕、一头卷发的男孩，那个被称为“害群之马”的全校“大哥大”，就是阿驹。

我来上课的第一天，经过操场时，这几个大孩子在翻双杠。领我进校门的章校长远远地指着他们告诉我：“这几个毛孩子不好管，也不好惹。得提防着他们！”我有点惊诧，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

（施老师，也就是我的妈妈，是这个班原来的班主任，因为一个大手术，需要在家休息半年。我是临时被章校长“钦点”去代课的。）

正是课间操的时候，学生们站到了操场上。我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幕，细数着班级学生的数目。这时候有人从背后轻戳了一下我的肩。

我转过头。

魁梧的身材，整整比我高出了一大截。

“你是阿驹？”我正在把之前的认知和面前的这个男孩对应起来。

一头黑色的卷发，方正的轮廓，浓眉大眼。冷峻的眼神中，透露着锐气和桀骜不驯。

“校长跟你说什么了？”他直视着我，语气有点咄咄逼人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我竟然有一丝慌张，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，“你快回去做操吧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狡黠地笑了，转过身要走的时候又突然回了头，伸出右手食指在我面前点了点，像是说“你们等着”。

这就是我和阿驹的第一次碰面。

(二)

我正上着课。

说实话，面对这样一个毕业班，面对这群眼神中透露着茫然的学生，要调起他们的积极性还真是有点难。提问题没多少学生搭理，偶尔几个调皮的还会给你唱一下反调，引得课堂上本来就分散的注意力更加分散了。真是一场艰难的战役。

“老鼠！”

伴随着这一叫，班级瞬间焕发了活力，一下子跃动起来。

“周老师，在你脚边！”

“啊！”我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。

只见一只颜色灰黑、身体肥硕的老鼠从我脚边扫过，“嗖嗖”地横穿过讲台，转眼就钻到了墙角，然后猛地转了个身，沿着墙壁，一溜烟径直往教室后面跑了。

墙壁和学生的桌子隔着两尺左右的距离，靠近墙壁坐的这一组学生早已跳了起来，“啊呀”声已炸成了一片。

“看，有个洞！”

“周老师，怎么办？”

眼看着老鼠就要钻进墙角的洞里，这时候来了一只大脚，“噌”地一下稳稳地踩住了老鼠的尾巴——这就是阿驹的大脚。人高大，脚的力气也不小，任凭老鼠怎么挣扎，就是逃脱不了。

当我们悬起的心稍微有点放下时，阿驹掀起了老鼠的尾巴，奋力地朝窗外一甩。“呼”地一下老鼠进了紧贴教学楼旁的老宅，消失不见了。

惊诧的余波还未平息，阿驹拍拍手，已经若无其事地坐下了。

这场活捉老鼠的闹剧到此就算告一段落。

“周老师，您怕老鼠？”阿驹倚在教室的后门上，趁我回办公室的时候，蹦出了这么句话。

“呵呵……”我窘迫地笑了一下。自己年纪相较他们虽长不了几岁，但毕竟是个老师的身份，这样被学生揪出来还是有点尴尬的。

“今天谢谢你，没想到你还挺勇敢的。”我对着他笑了笑。

他哼唧了一声，转身进了教室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有些惆怅：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呢？

“小周，你过来一下，学生们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”章校长边说，边将一叠登记册交到了我手上。

“有空可以好好看看，应该还是有用的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哦，刚刚是那个阿驹在和你说话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对待他们那样的‘小学硕士生’，你得想些办法。我相信你能驾驭的。”章校长微笑着，轻拍了下我的肩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(三)

“周老师，送您个东西。”

又是一天放学的时间，我正半蹲着在开自行车的锁，听到这声音，抬起头来。是范小文，只见他手里提着一个硬纸袋。范小文是我们班个头最小的男生。名如其人，腼腆，平时人很安静。这会儿看着我的时候依旧有些胆怯。

“哦，你好，小文。”我把车锁放到车筐里，微笑着看着他。真高兴有孩子愿意主动接近我，这可是了解他们的好机会呢。

“为什么要送我呢？我可不能收你们的礼物。”我连忙摆手，摇摇头。

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

“请您一定收下。这是他们……我们给新老师的礼物……每个老师都有的。请您一会儿就看。”憋了半天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开话了。

“哦，真谢谢你们。是班委组织的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把纸袋放在我的后座上，转身一溜烟便跑了。

“谢谢啦！”我笑着朝他的背影叫道。跑得也真快，眨眼就不见了人影。

我拎起纸袋，只见里面放着一只巴掌大的花色小铁盒，衬着白色的袋子，和着夕阳，熠熠夺目，显得十分精巧漂亮。

“这帮孩子。”我心里琢磨着，“看，挺可爱的嘛，哪有像杨老师说的那样调皮呢。”

“莫非是贺卡什么的。”我有点激动地将铁盒轻轻拿了出来，稳稳地托在手掌上，掂了掂，不算沉，也还有点重量。

“也许里面还有孩子们给我写的心里话呢。”

兴奋地揭开盒盖。先是一怔，紧接着便是惊慌失措地大叫，铁盒也重重摔到了地上。死老鼠！铁盒里竟然是一只死老鼠！我惊恐地退了几步，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！

天知道我最害怕死老鼠了。以前踩着一只死老鼠，我的心难受了好几天。

这帮孩子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是有意和我作对么？

惊恐有，生气有，委屈也有。虽年轻，但我也知道为人师表，还是得有点肚量和风范。冷静一下，明天再处理吧，先回去再说。

我很快地骑上自行车，逃离似地蹬去。

“砰！”

还没骑多远，一坨黑压压的东西砸在了我自行车前面。

“咯——”刺耳的一声，自行车猛地停住了，前轮差点就轧上了那黑东西。

又是死老鼠！

这帮臭小子！待我转过头时，阿驹已经站到了我车后。后面跟着小兵、阿勇，还有在远处的小文。

“嘿，周老师，原来您真的怕老鼠呀？”阿驹直直地看着我，脸上毫无羞

愧之色，反而一副发现新大陆的惊喜表情。

“你们别闹了，赶紧回家！”我压制住怒火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

“周老师，其实老鼠没什么可怕的。教室、礼堂常会有的。”

“你们快回去！”我竭力保持冷静，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不信，您看。其实它挺可爱的，我还画过小老鼠呢。”阿驹说着跑到我前面，拎起老鼠给我看。

“拿开！拿开！快拿开！我最讨厌老鼠了，快拿开！”我跳上车，想赶紧绕过去。

阿驹本想稳住我的车龙头，没想到力气过大，差点把我和车摔倒在地。

“你看一下嘛，真没什么可怕的。”老鼠再次凑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快放手！我让你放手，你懂不懂啊！”我将头远远地撇过去，拖拽着车把，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“好好好，让你走。”阿驹的脸上闪过一丝丝的尴尬，松开了手。“哈哈……”我身后传来他们得意的坏笑。

（四）

由于家中有点事，也由于昨天被老鼠和那帮小子折腾的惊吓劲儿还隐隐在心头绕着，于是上午我便向学校请了个假，一直到下午上课的点才过来。

“周老师，你没事吧？”刚进办公室，马老师就关切地问道。

“没事呀。怎么了？”我一脸纳闷。

“那几个学生没伤着你吧？”马老师见我没反应过来，提点了一下。

“哦，没事。就是昨天拿死老鼠吓了我一下，没事。”我笑笑。

“没事就好。这帮孩子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你妈在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收敛的。没想到……这不，这会儿被请进校长办公室谈话去了。”马老师一面低头整理作业本，一面对我说道。

“怎么，校长已经知道了？”我十分诧异。

“今儿早上来的时候，看见传达室里的黄爷爷在跟校长告状呢，估计是怕你再受欺负，也是好心。”马老师顿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叹了口气。

最后一节课的时候，我来到了班上。

大家都在打扫卫生，我扫了一眼，阿驹不在，阿勇、小兵座位上的椅子也没倒放起来，我就想着这帮孩子肯定又聚到操场上去了。

我拐到操场上，那几个孩子果真在这儿。

坐在双杠上的是阿驹。高挑的个子，一头卷发，看起来格外显眼。小兵和阿勇也在，都斜靠着双杠站着。

见我来了，阿驹哼唧了一下，扭过头往别处看去。

“你告的吧？！”冷冷的问题，容不得我回答。转过头来扫了我一眼，又扭回了头。

本来是想来宽慰的，这一问倒把我宽慰的话语全给顶了回去。

“大家都在打扫了，你们该回教室。”我放缓了语速，尽量让这些句子听起来不显得强迫。

“你妈妈比你好，有耐心多了。”阿驹跳下了双杠，撂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小兵和阿勇也跟了上去。

看着远去的背影，我愣住了。

第一次当老师，第一次听到有学生说“你妈妈比你好”，第一次被学生甩在操场上，心都碎了。委屈，也伤心。

我妈比我好？妈妈是怎样带学生的？到底该怎么和这些学生相处呢？一直到离校，我的脑海里还是这些问题。

“唏——”的一声，还没走多远，就听见一阵气往外顶的声音。糟了，可能是自行车爆胎。我低头一看，前胎果真全瘪了。祸不单行，看来今天得推着回去了。

（五）

前几天爆胎也许是意外，但今天再次爆胎，我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原因了。这条路我骑过很多次，都是柏油路，路上也不见什么锐利的东西，再说天气不热，也不可能是胀破的。怎么每次都在出校门的时候爆胎呢？

“嗖”地一下，脑子里转过今天上课时阿驹诡异的眼神。不用说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

本来是赶回家里照顾妈妈的，这会儿又得耽搁了。

这么一想，心中一股怒气一下子就升起来了。

“这帮学生，还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！”我念叨着，急匆匆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放，大步往回走，准备找他们理论去。

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了。

“我干什么呢？这几个学生都不吃硬的，你硬他们更硬！忍着，再想想办法，这正是考验耐性的时候。”

第二天，离校的时候果真不出所料，车胎又爆了。

出校门的时候，小卖部的老伯伯正叼着烟，在藤椅上靠着，见我又推着车，便坐起来说：“小周老师，你的内胎是不是要换一个了？老是这样爆胎，回到家都太晚了。要不以后把车放我这儿来吧，不受太阳照，会耐用一点。”

“没事，老伯伯。可能是车胎该换了，换了就好。”我笑笑，谢过了他。

(六)

这是第五次爆胎了。

晚上推车到修车师傅那儿的时候，师傅也吃了一惊：“姑娘，又破了？”

说着便帮我把车倒立在地上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怕是外胎也得换了，这么一条长长的口子。”说着便抡起来让我看，“这次可是个厉害东西，尖着呢。”

我看了一下，口子果真不短。

“这帮小子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。戳戳内胎也就够了，还把外胎也划道口子。到底想干什么！”

第二天趁着出课间操，我把阿驹拦住了。

“有事么？周老师。”他若无其事地看着我，和以往一样地吹着口哨。

“是你戳了我的自行车吧？”我一脸严肃地直逼着他的眼睛。

“不是我。”口哨在那一刻戛然而止，他转过头望着远方，回答得很冷静。

“不是你是谁？不是你，也是你唆使的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想怎么

样？”我的语气也咄咄逼人，就差吼出来了。

他回过头来，瞅着我的眼睛，微微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眼神中透露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。

空气中很安静。我都能听到自己由于急躁所发出的喘息声。

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扭过头走开了。什么都没说，甚至连哼唧一下也没有，步伐也很轻。

我做错了什么吗？

上语文课的时候，阿驹一声不吭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挑逗他旁边的同学，或者望着窗外偶尔掠过的小鸟，只是一直低着头，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什么。

我略感事情有什么不妙。

晚上的时候再一次应验了。刚换的外胎被划了好几道长长的口子，基本上把整圈都覆盖了，还被插进了木签和长满小刺的植物球。

“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！有完没完了。”

我索性把自行车推回学校，放这儿吧。

“走回去就走回去！”

晚上，一夜未眠。

(七)

“阿驹。”我平定心情，像以往一样叫道。

没有抬起头来，也没有回答。

“阿驹，你好几天的作业没交了。”我轻声提醒道。

“走开。”依旧冷冷地甩出一句话，没有抬起头来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跟老师说话呢？”我也憋不住了，之前的怒气也腾起来了，“你这样做不对！”

“叫你走开！”他“噌”地一下站起来，高高的个头突然盖在我面前，几乎是“冲”出了这句话。

我战栗着往后一退，顶到了旁边的桌子，一个学生的文具盒被碰落了地。

这是第一次有学生敢这么对我吼。

“老师！”

“老师！”

学生们围了上来。

这样还有没有纪律了？还像个学生样子吗？！

我一阵委屈，强忍着泪水，捡起地上的文具盒，跑着离开了教室。

（八）

我请了两天的假，语文课暂由马老师替我上。章校长和年级主任都好生安慰了我一下，让我好好休息，不要放心上，平定心情后再来上课。

对一个第一次站上讲台的人来说，要战胜自己失败的经历，不去想它，还真难。

早上买完菜，正往家走，在街上远远地就看见了阿勇和小文，见着我躲躲闪闪的。

“你们俩不去上课，在这儿干什么？”我主动走了过去。

“周老师，我……我们……”阿勇一下子支吾起来了。平时他可不是这个样，嘴可顺留着呢。

“是不是阿驹又叫你们做什么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是。周老师，这不关阿驹的事。”还没等阿勇回答，小文就抢先回答了，一点也没有了之前胆怯的样子。

“周老师，我错了。”阿勇低下了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心里一紧，“你这段时间表现挺好的呀。上课很认真，作业也按时交，老师们都说你懂事了呢！”我定了定神，微笑地说道。

“周老师，是我戳了您的自行车，不关阿驹的事。”阿勇抬起头来，怯生生地注视着我。

“那天被校长批评后，晚上回家我爸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我觉得很委屈，一时气不过，就趁放学的时候戳了您的自行车，还划破了外胎。”说完又低下了头。

“我也划了。”小文在旁边小声地补充道。

“之前都不是阿驹做的，真的不是。您那天误会了他，他很生气，才划

了您新换的轮胎。”阿勇眼中闪动着泪水，“周老师，是我们不对，不关阿驹的事。”

“周老师，您回学校吧。”两个学生几乎一同说道。

看着这两个孩子，一个15岁，一个14岁，是学生，又像是弟弟。我的心中一下子温暖起来，又觉得深深地愧疚。

“您能让阿驹重新来上学吗？学校好像要处分他了。”

“求您了！”

两个学生几乎是央求了。

我摸摸他俩的头，“你们回去好好上课吧，阿驹不会有事的。”

(九)

征得了章校长的同意，在“约法三章”之后，趁着下午活动课的时间，在阿勇、小兵和小文的带领下我来到了阿驹家。

开门的是一位老奶奶，阿驹不在。

“这孩子这会上他姑姑家去了，有空的时候就过去帮他姑姑照看店面，一般晚上九点多才回来。他爸妈常年在外出工作，也管不着他。我年纪大了，腿不好使，每次家长会都是她姑姑替他去的。每次回来都说这孩子在学校表现挺好的。你看还拿回了奖状呢！”奶奶说着兴奋地引导着我们往墙上看，“他最喜欢别人叫他‘飞毛腿’了。”

三张体育比赛的奖状。一张是短跑100米第一名，一张是三级跳远第一名，还有一张是长跑800米第一名。贴在墙上都有点微微泛黄了，但“奖状”这两个字依然十分醒目。

“以前是有点调皮，留了好几个年级。这两年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每天放学回来一写完作业就帮我干活，烧饭呀，洗碗呀，有时还去买米，换煤气。每天晚上还端水给我泡脚呢，可孝顺了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有一天放学回来他特别高兴，说新老师今天表扬他了，夸他特别勇敢。那孩子因为这事高兴了好几天，整天吹着口哨。”奶奶说着，脸上也不禁泛起了红晕，“还说今年一定要上初中呢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鼻尖一阵泛酸。

随同来的几个孩子也默不作声。

“您是第一个来我这儿的老师，以前的老师都是到他姑姑家去的。他姑姑知道他学习上的事比我知道的多。”奶奶顿了一下，又忽然皱起了眉，“周老师，是不是阿驹犯了什么错了？”

我忙握起奶奶的手，“没有，奶奶，阿驹在学校表现很好，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这几天学校有安排，就临时放了两天假。这几个孩子说要来看看您，我也就跟着过来了。一切都挺好的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“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奶奶拉着我的手，点点头。

(十)

周一，没来。

周二，也没来。

周三，终于，熟悉的身影出现了！

我吊着的心总算着了地。

阿驹看起来精神了很多，上课也坐直了，时不时会抬起头来看看黑板，只是依旧不敢迎接我的目光。

“阿驹。”下课的时候他正要往教室后门钻出去，我叫住了他。

这次没有哼唧，没有吹口哨，没有眼斜看我，也没有扭头，很安静地就站在那儿了。

“两周后是校运动会了，有兴趣参加吗？”我轻轻地问道，微笑着看着他。

眼神中有些诧异，亮了一下，嘴唇来回翕动着，好像要说什么话，但他终究没有说出来。

就这几秒我已经捕捉到了他眼神当中的光彩。我几乎可以确定我的答案了。

“每个人最多可以报三项哦，团体接力赛不算在内。喏，这是表格，在你想报的项目上打个勾，放学之前交到我办公室来吧。”说完，我把表格递给了他，“我们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，‘飞毛腿’。”

听到这一声称呼，他怔住了，直直地看着我。脸上的肌肉舒展开了，嘴

角也微微往上翘了一下。

下午要离开的时候在桌上终于见着了那张报名表。

“这是个新的开始。”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告诉自己。

(十一)

“周老师。”正经过车棚往校门走的时候，老伯伯把我叫住了。

“你的自行车一直在我那呢，骑回去吧。”大爷说着，便帮我把自行车抬了出来。

前胎新换过了，圆滚滚的。整个车很干净，没有被雨淋过的锈迹，连轮上的尘土都去掉了，简直可以用“一尘不染”来形容。

“你骑着看看。”老伯伯把车把挪给了我。

我开了锁，骑上车在校门口兜了个小圈，“很好骑，麻烦您了。”

“可不是我啊，是那几个小子。”老伯伯吸了口烟，接着说道。

“就是你们班上那几个高个子学生。上周五，哦，周四吧，几个人一前一后地拎着车从外面回来，说这是周老师的车，先存到我这儿，等周老师来了再让她给骑回去。这不，今天正好碰见了。”老伯伯说着，靠到了藤椅上，“骑回去吧，回去也快点，要不这群小子明天又过来质问我了。我可受不了这烦，骑回去吧。”说完，“咯咯咯”地开怀地笑了。

“这几个小子！”骑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心里从来没有这般暖和。

(十二)

开运动会的时候，阿驹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尤其团体接力赛的奋起直追让大家一下子对这个“大哥大”刮目相看，“飞毛腿”的称号响彻校园。

也许是受了运动会的鼓舞，此后的阿驹变得开朗了不少，甚至课堂上也有了他活跃的身影。

(十三)

“周老师。”一个欢快而热烈的声音传来。

“哎。”

“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不闹腾了吗？”要是以前，绝对想不到有孩子会说出这么直接的话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被我们认可了。”阿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。

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一个孩子对老师最童真的赞美。

二、花园里的孩子们

这是新学期的第一节课，也是我接手这个班级以来，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。

“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就有很大的不同啰！”我端着咖啡，站在窗前暗暗地想着。初秋的阳光透过树的枝蔓星星点点地洒下来，落在了我的脸上、脖子上，温暖地在桌前跳跃着。微风轻轻地在我的耳旁拂过，柔柔的，痒痒的，仿佛带来了春的呢喃。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！

“该如何与孩子们见面呢？听之前的老师说，这帮孩子可不好对付呢！”看着操场上活蹦乱跳的孩子渐渐散去，我知道上课的时间要到了。

抿了一口咖啡，深吸一口气，从办公桌上拿起了语文书和两本笔记本，趁着铃声响起的空档，我大踏步迈向了教室。

“同学们好！”伴随着我的脚跨过门槛，我放慢了步伐，微笑而轻快地与他们打起了招呼。然而孩子们好像还没回过神来，教室里闹喳喳的。

三个男孩子还在教室后面追赶，差点把一个女同学的文具盒给撞翻。小心！还好，在快掉下的那一刹那，其中一个男孩子用手扶住了，扮了一个鬼脸然后跑开了。真是小机灵鬼！

在他经过的地方，有几个孩子转过头去围着一个小女孩，好像在抚摸她的长头发。哦，确实，又黑又亮，多么富有光泽和质感啊！

右前方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子还在吃着东西，边吃边睁着大眼睛望着我呆呆地笑。她旁边一个瘦小的女孩子触碰到了我的目光，眼神怯怯地抖动了一下，马上又收回了注视，深深地扎下了头。哦，怎么了，新老师的面孔吓到你了吗？